

G O D ' S

[美] 维多利亚·斯威特 —— 著

王君 —— 译

H O T E L

与 1 6 8 6 位 患 者 的 生 命 对 话

天堂中转站

衰老如影随形，死亡将至，是流落街头还是接受救助？

忍受疾病和失去自由，哪一个更让人无法忍受？

面对疾病，急功近利和慢慢恢复，哪一个更有效果？

天堂很近，但人间很暖。

天堂中转站

GOD'S HOTEL

[美] 维多利亚·斯威特 —— 著

王君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堂中转站 / (美) 维多利亚·斯威特著 ; 王君译

.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8.12

书名原文 : GOD'S HOTEL

ISBN 978-7-5086-9351-4

I . ①天… II . ①维… ②王… III . ①散文集 - 美国
- 现代 IV .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86668 号

Copyright ©2012 by Victoria Sweet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Mary Evans In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天堂中转站

著 者 : [美] 维多利亚·斯威特

译 者 : 王 君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 14.5 字 数 : 380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14-4208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9351-4

定 价 : 4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献给我的父母
以及
旧金山深池医院的患者们

这本书堪称同题材作品中的翘楚，读来酣畅淋漓，让人心旷神怡。仔细品味，就会发现书中充满深意的精神内核给灵魂带来的震撼，就好像猛地饮下一口杜松子酒，余香缭绕，回味悠长。在我们身边不乏描写时间与疗愈的作品，它们同样雄辩滔滔，提醒着人们重视时间对治疗的重要性，而《天堂中转站》的精湛之处在于，斯威特博士用贯穿几个世纪的完整视角清楚地展现了慢疗的力量，让人无法回避，更难以忘记。

——《纽约时报》

《天堂中转站》让我们拥有了看待疾病护理的颠覆性视角，具有启迪性。

——《名利场》

作者的笔触优美，立意深远。贯穿全书的许多隐喻都充满诗意，指向神秘的精神世界。读者并未因此觉得晦涩难懂，盖因作者以

科学家的理性视角，将读者带回了现实世界。读完此书，无论你是慢疗的拥趸还是持怀疑态度的不可知论者，都会理解并认同她对于医学实质的定义，即医疗事业不仅是一份谋生的工作，而且是一种使命和呼召：医患之间永远拥有一种世间独特的爱。

——《纽约书评》

斯威特用优美的笔触讲述了深池医院里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故事。她写出了那一条将深池医院里的人们紧密团结在一起的精神纽带。无论是医患间还是医生之间，如此真挚的情感在医疗界是罕有的，可能随着深池医院的拆毁，我们再也不可能见到了。《天堂中转站》是一本有重要意义的书，它引导我们去思考，在当今时代，医学的真谛究竟是什么。所有“医疗圈”的人都应该读一读，特别是那些渴望了解医学中人性课题的人。

——奥利弗·萨克斯

医学博士，著有《错把妻子当帽子》

本书讲述了一家出色的医院和医院里伟大的患者间的故事，情节感人至深，令人动容。《天堂中转站》让我们深刻地了解到了现代医学的转变：从人本的关怀照料到工业化的健康监护。本书的作者，也是深池医院的医生维多利亚·斯威特向读者们展示了一位医生坚守的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字里行间闪烁着作者智慧的哲思和高超的讲述技巧。

——朱莉·萨拉蒙

目 录

引 言	我与天堂中转站的缘起 / 1
第一章	在深池医院的最初时光 / 15
第二章	生命的眷恋 / 42
第三章	突然造访——D&T 专业医疗咨询公司 / 67
第四章	特莉·贝克的康复奇迹 / 94
第五章	慢 疗 / 125
第六章	膳食医生、静谧医生和愉悦医生 / 157
第七章	和着格伦·米勒的拍子跳舞 / 189
第八章	迦拿的婚筵 / 227
第九章	难舍医患情 / 268
第十章	非凡国度 / 307
第十一章	复 苏 / 346
第十二章	天堂中转站的精神 / 389
注 释	/ 433

我与天堂中转站的缘起

我与天堂中转站的缘分，始于医学院病理学专业的临床实习，也正是在这里，我完成了职业生涯中的首次尸体解剖。

毋庸置疑，作为一名医学院的学生，我早在刚入学第一个月就接触过尸体，甚至参与过解剖。然而，那时接触的尸体，很显然是经过甲醛处理、放置已久的标本，整个尸身早已和甲醛融为一体，并散发着浓重的气味，我的手也因为触碰过多而生出了褶皱。若不是浓烈刺鼻的甲醛气味，我常常忘记这些看起来和塑料制成的模型别无二致的是尸体标本。

犹记得当掩盖着这具尸体面部的白布被揭开时，我震惊了，一眼认出这就是贝克先生！他是我行医生涯的首批临床患者之一。贝克先生身形矮小而结实，吸烟导致的支气管炎使他的面部常显紫绀（发绀），肺气肿导致了肺功能受损和桶状胸。贝克先生也因此脖颈短粗，声音沙哑。他的病情还使得他的动静脉供血不畅。即便如此，我记忆中的贝克先生依然是一位善解人意、乐观开朗且积极活跃的人。正因

为如此，我坚信他一定会治疗顺利，康复出院。可是事与愿违。

面对着这具尸体，我竟开始恍惚了。我深知这就是逝去的贝克先生，可不知为什么，又与我记忆中的那个人有所不同。更确切地说，这更像是贝克先生的蜡像，就像在蜡像馆展出的克拉克·盖博和温斯顿·丘吉尔的蜡像一样——看起来与本人一样，但并不是本人。

我回过神来，病理科医生已经打开了电锯，准备解剖这具尸体。我看着他打开贝克先生的胸壁，取出两个蜂巢状、水肿的肺叶。两个肺叶随即按照先右后左的顺序被分别称重。然后他取出心脏，并在称重后以克计重。我注意到，心脏的右侧因为受到肺部疾病的影响而肥大增生。完成胸腔部分的解剖后，病理科医生打开了尸体的腹腔，依照前面的方式分别对肝、脾、胰腺和肾等器官进行了摘取和计重。除了器官，病理科医生还检查了尸体中大大小小的血管，并对其状况进行标注。随后，他打开尸体的头部，大脑露了出来。我所看见的，和你们在书本上看到的图片一样——那灰色的、海绵状的大脑，呆板而无趣。如此这般操作之后，贝克先生完成了他的“使命”，我们完成了解剖。结束了，仅此而已，没有人会为这一切多费任何心思。

这件事之后，我陷入了一种不明来由的沮丧情绪之中。病理科医生手中那些微微颤动的内脏器官中，仿佛不存在任何人力未曾发现、不可发现或者无法开启的隐匿之处。放眼望去，除了内脏本身，再无其他可被洞悉。随着尸检的完成，贝克先生的身体好似一件破旧的衣衫，被置于角落无人问津。不可否认，贝克先生彻底消失在了尘世中，他与这尘世再无瓜葛了。

我感到有些东西消失了，可又说不上具体是什么。是贝克先生的

呼吸吗？还是他的一举一动？抑或是他指尖的温度？此后，我再回忆起这个瞬间的时候，才意识到，当时消失不见的是最后一个无法打开的片状组织，就好像一个展开的棒球边角处的细小碎片。而这个细碎的存在，是贝克先生留在这世上唯一不可抹去的痕迹，即便锋利如病理科医生的电锯，亦不可割开它，更无法摧毁它。然而，我却无法看到它。

许久之后，我了解到医学上曾经对这“生者有而逝者无”的物质有过界定，还赋予它两个名字。它是拉丁语中的“圣灵”（spiritus），也是英语中的“精气神”（spirit），尽管前者听起来没有后者那么脆弱而易逝。圣灵即呼吸，是生命有规律的、有节奏的呼吸，它随着弥留者的最后一次呼气而消失，猝不及防地离开了死亡的身体。

除了圣灵，先哲们亦称其为“生机”（anima），或者“灵魂”（soul）。相比之下，生机更好地体现出除呼吸之外，活着的贝克先生和贝克先生尸体间的第二个巨大差别，那就是生命活动。生机是激活并驱动身体的一种无形之力，它不仅意向明显而且作用于不知不觉间，因此鲜活生命体每时每刻都不停顿地进行微小的活动。由此而言，它与灵魂这个抽象概念不可完全等同。它体现在手指的微微颤动，展示于激荡在身体中心脏的每一次怦然，让我们的胸膛温和地上下起伏。这种感知让我们确认生命的存在。古代医学早已证明，生机与圣灵一样，会随着生命的消逝而消失。

当我进入医学领域时，生机和圣灵早已不是医学词汇了。于是，当绞尽脑汁力图表述我看到的关于贝克先生尸身所经历的一切时，我不免词穷。或许我应该使用“尸体解剖”来描述这一过程——它来源

于希腊语，意为“亲自去看”。这个词的使用让前述的两个拉丁语词 anima 和 soul 淡出了西方词汇。或许，它们早已和贝克先生体内那个无法被探知的黑色匣子一样消失无踪了。

然而，在我目睹解剖过程的时候，我并未想过贝克先生的灵魂抑或生机已经离开了他的躯体。那时的我甚至不知道这两个概念是否曾经存在过。我能做的，就是默默地将贝克先生那被放置于无菌病房角落、如起皱的衣衫一般残破的躯壳，深藏在了脑海里。

*

当年，我的家人在得知我志在学医时，他们惊讶极了。我出生于一个商人与学者辈出的家庭，我的家人甚至整个家族中，从来没有一个人从事医生这个职业。对于他们来讲，医学显得过于理性和缺乏人情味儿。对此，我亦有同感，但仍然被它的另一面吸引。通过医学，我有探知几个终极概念的可能，例如死亡、复活、天堂、地狱和炼狱，此外，令我高兴的是，医学也让我尽可能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总之，我最终消除了家人们的疑虑，通过稍显人情味的精神病学这条途径进入了医学的世界。随着学习的深入，卡尔·荣格^[1]的著作令我深深着迷，以至于产生了复刻他的人生的想法。我憧憬着如荣格一样，每天早晨在苏黎世湖畔的石屋里治疗那些聪慧且收入体面的患者，下午则用来写作或者授课。

在大学医学院度过了两年的时光后，我习得了一些基础的医学

[1] 卡尔·荣格 (Carl Jung, 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分析心理学的创立者。(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用方括号标示。尾注均为作者注，用加圈数字标示。)

知识，例如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和药理学。接下来是两年的临床实践，我们将把自己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诊治患者的实践中。起初，我并未料到自己会喜欢这两年的临床经历，但事实证明，我确实乐在其中，甚至尝试将许多心理治疗方法运用到临床实践中。由此，我发现自己钟情于探究病人的“既往历史”——患者述说的陈年故事，因为这其中往往隐藏着影响其病情的真相；我也喜欢给病人进行体检，因为他们的身体就好像一本书，如果我可以读懂，就能够找到治疗的良方；我还发现自己善于分析事实继而直抵结论，即确诊、治疗并制订康复方案。

在医学院完成了理论学习之后，我开始接受治疗精神疾病的训练，为日后成为精神科医生做准备。我在训练开始不久后便意识到，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自荣格时代起，就发生了很大的变革，更多被界定为一种由内分泌失调而导致的脑部疾病，其治疗方式也由过去的心理分析转为药物治疗，而且后者的效果异常显著。因此，我放弃了成为精神科医生的初衷，转而进入了一家县立诊所行医。随后，我又进入了一家远离城市的私立医院，继续治病救人。最终，为了获得更全面的训练，我返回了医学院且圆满地完成了为期三年的临床实习。在此之后，我就职于一家社区诊所，并担任医务部主任。

回顾学习和实习的那些年，我越来越为现代医学在诊断和治疗方面强大的逻辑性所震撼。与此同时，时而出现的一些情景也令我困惑不已，比如面对贝克先生的遗体。这样的时刻还有新生儿的诞生、生命的逝去、对即将患病的奇妙感应等等。这一切都产生于我们共存的、妙不可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生命可以产生也可以消亡，种

种无形的联系导致了有形的结果。

我很自然地认为现代医学已经对上述现象有所探究和涉猎，所以，我所要研究的，是现代医学究竟从中发现了什么。在研究中我突然发现，现代医学赋予了这些现象一些生涩的名称，比如“医患关系”、“安慰剂效应”^[1]、“身心失调”和“祷告效应”。此外，这些病症还被归到心理学范畴，治疗方式也仅仅是心理分析，全然脱离了其产生和体现的本体。

有了这些发现，我开始向西医以外的其他医学门类求助，中医和印度医学给了我许多启示。在他们看来，人体不断上演着气血的顺行与阻滞，阴阳的调和与失衡。这是一个真正有血有肉的躯体，蕴含了我从患者身上看到的顽强生命力。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中医和印度医学背后的语言及文化根基太深厚，在我学习和理解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深深的困难和阻碍。

正在我意志消沉的时候，偶然发现的一本书令我豁然开朗。它由拉丁语翻译而来，记载了中世纪时德国修女宾根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 of Bingen）的行医见闻。希尔德加德是20世纪德国的一名神秘主义者、神学家和医生，甚至还将自己的行医经验辑录成书——《希尔德加德的医学》（*Hildegard of Bingen's Medicine*）。尽管这本书算不上是宏伟巨著，^①但它却是振奋人心的。因为书中所描述的医学世界，正包含了我学医及行医多年所观察到的种种现象，而这些现象，也是现代西方医学中熟知和常见的内容。

[1] 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指一些制剂并无药效，仅对患者产生心理治疗作用。

于是，我开始潜心研究希尔德加德的医术。在阅读中，我逐渐发现我们的现代医学并非首个解释人体构造的西方体系，而是第二个。在我于医学院中所学习到的现代医学还原论诞生之前，早已有一个与之截然不同的西方医学体系。这个“前现代医学^[1]体系”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克拉底^[2]时期，它讲述了当时人们对于人体的普遍认知。研究希尔德加德的著作时，我发现“前现代医学体系”的研究方法并非机械的，即它并不将人体看作运行中的机器，因此，疾病也就不能等同于机械故障了。

我不禁开始好奇，如果2500年前的人们不将人体看作机器，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看待人体的呢？西方世界是否已有对活体与尸体间差别的论述，又或者它可以解释我行医生涯中的遭遇吗？还是说，这些解释都已随着现代医学的胜利而泯灭？现代医学能否与其前身合为一体，就好像那些同时展现两种视角的图片，在我们看来，它们只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罢了。

对此，我也仅仅是猜测。它们好像谜题困扰着我，也深深地吸引着我，让我努力寻求答案。

要得到解答，必须付出时间。然而，时间也是被现代医学遗忘的一个概念。在前现代医学的时代，医生尚不被认为是一种职业，而是在家族中代代相传的一门手艺。在这样家庭中出生的孩子，从小便耳濡目染，他们从学徒做起，直至技艺精湛。因此，许多从医者拥有多

[1] 前现代医学，本书指从古希腊到19世纪中后期的医学，包含古罗马及中世纪时期医学。

[2]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前460—前377），古希腊医生，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

重身份，其中的精英一边行医一边教学，而大多数人身兼农民、药剂师或者理发师的身份。其实这样好处甚多。对于患者而言，他们可以向同一个人寻求多方面的帮助；而于医生，则可以拓展思路，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

在现代社会中，从医之路仍是艰苦卓绝的。医生的天职迫使他们不管何时何地，都要向自己的患者提供医学及经济上的帮助，繁忙的工作让他们鲜有私人时间，从事兼职更是闻所未闻。现如今，情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医学已经完成了由一门手艺到职业再到商品的身份转变。现代的医疗提供者在市场上公开宣传和售卖自己的商品，即他们的时间。话虽如此，但我花费了数月，还是没能成功地找到既能行医，同时还能攻读医学史博士学位的工作。

*

当我联系到旧金山深池医院的医务部主任梅洁医生时，转机出现了。她在电话中答应给我提供一份兼职医生的工作。要知道，在她所在的医院，许多医生都有“第二身份”，他们是“音乐家”、“雕刻家”、“物理学家”和“修女”。梅洁医生深谙个人时间对于一名医生来说有多么重要，因此给予了我这份兼职工作。

于是，我将信将疑，开车前去面试。

初见深池医院，我大吃一惊。学医的时候，我的一些病人就被送到过这家医院治疗。然而，和城中的大多数医生一样，我从没来过这里，对它的印象仅停留在想象中。我一直认为这家医院应该就像坐落于城市肮脏工业区的一座坚固的停车场，患者被堆叠其中，一个挨着一个，一层接着一层。然而，当我驶入大门，经过废弃不用的门卫小

屋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座清幽但是雅致的建筑，仿若一间 12 世纪罗马式的修道院。这家医院坐落于山上，粉墙红顶，远处大海的美景尽收眼底。医院的六栋大楼都有着成排的窗户，每座建筑的尽头是一间角楼，燕子在敞开的拱门间来回穿梭。

我与梅洁医生在她的办公室见了面，之后她便带着我参观医院。她首先介绍说，深池医院曾是一家救济院（almshouse），或者用法国人的说法，是“天堂中转站”（Hotel-Dieu）。它是起源于中世纪的一种医院，专门收留和照顾那些生活无法自理的人。她还告诉我，和县医院一样，美国的几乎每一个县都曾经有一家这样的救济院。这两家机构协同合作，县立医院治疗那些身患急性病的人，而救济院收治慢性病患者和身体有残疾的人。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分工，实际情况是救济院收留那些无法在别处容身的人。这里就好像一个收容所，是失业者的聚集地、小客栈、康复中心和医院。不过，在过去的 40 年中，除了深池医院，美国所有的救济院都难逃被关停的命运。梅洁医生说，深池医院或许是美国最后一家救济院了，^②它收容了 1178 名患者，跟某个村庄一般大。

不知不觉间，我们走到了圣弗朗西斯（Saint Francis）的雕像下。圣弗朗西斯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守护圣徒，^[1]这座木质雕像精巧无比。随后，我们走进了一间宽敞的，拥有落地窗的中央大厅。大厅中，有许多小型的自动贩卖机和圆桌。病人们在这里自由闲适，他们有的吸烟、喝咖啡，有的玩扑克。接着，我们转身推开一扇厚重的大门，穿

[1] 旧金山（San Francisco）其实就是西班牙语中的圣弗朗西斯。

过一间繁忙的厨房，一间餐厅，接着是医生办公室和护士站，最终抵达一间纵深的敞开式病房。

病床在两边依次排开，一边 15 张。每张床紧挨一扇敞开的窗户，床边便是一个用于放置患者私人物品的柜子、一张小桌子和一把供探病者休息的椅子。在病房的尽头，是一间充满阳光的玻璃房。这是一间专门为患者设计的日光浴室，他们足不出户便可享受到充足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角楼也有这样的作用）。梅洁医生说，医院共有 38 间病房，它们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原因是这家医院早在抗生素被发明之前便已完成设计。一旦医院有传染性疾病暴发，每间病房就可以作为一个隔离病区与医院的其他部分分隔开，然后像一家独立的小型医院那样继续工作。

参观完病房，我们穿过大厅原路返回，大厅里面有一些患者，还摆放着自动贩卖机。我们还路过了一家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发沙龙，里面陈列着钢盔式的干发机和由瑙加海德革制成的转椅。往里一瞥，还发现了一个微型的红白两色旋转招牌杆。接着，我们上楼参观了铺设着青色瓷砖，摆放着玻璃橱柜的手术室和内设有黑色长凳、显微镜及离心机的实验室。梅洁医生还向我指了指售卖糖果、电池和剃须膏的小商店。此外，她还告诉我图书馆的位置，里面满是书、橡木桌和整齐摆在木架上的报纸。

我们下了好几层楼，来到剧院。水泥地面被精心地粉刷和抛光，红色的天鹅绒幕布遮住整个舞台，我们身后有一个雕刻精美的木箱。梅洁医生解释说，以前，医院主管的儿子会操纵放映机，在这里为大家放映无声电影。而今，这里被用来举办圣诞表演和情人节舞会。紧